

摘要

「音樂到底為我們記憶了什麼？音樂又如何的顯示認同的意義？」

是本篇重要探討以及論述的核心概念。

研究對象 **takoliyaw**，即是花蓮縣玉里鎮高寮部落。論文的起點從一個阿美族的部落為主，探究部落裡的阿美族人音樂與認同之間的關係，並試著從 **takoliyaw'ay a pangcah**（高寮的阿美族人）為主體，理解這群人如何歷經政權、宗教、環境的強勢與長期主導之下，仍持續扮演著記憶的核心與族群認同的一種標誌，族人也不斷能透過歌謠傳唱的方式來進行歷史的建構、維持其族群辨識範圍與邊界，其過程不斷影響內部整合與族群意識的凝聚。

而這個行動包括積極地重新恢復傳統上的部落祭典；以及確立人與人之間的網絡，透過生活中的各項聚會模式來進行；如此，**takoliyaw'ay a pangcah**（高寮的阿美族人）才能在生活當中的各項活動系統內擁有一體感與歸屬感，並宣稱自己與別的部落或族群所擁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與制度。筆者不斷在論文中論述的問題是，這群阿美族人從聚會活動中，如何地建構或重組過去的歷史，形塑集體記憶，同時在遺忘一些舊記憶之後也建立出新的記憶共同體。而這種「集體歷史記憶」（*collective memory*）與「結構性的健忘」（*structural amnesia*）的過程反映了族群的變遷狀態。循著這個概念，當研究高寮阿美族人共同創造歷史成了歷史記憶的一部分時，應付現實環境的變遷時，集體的創造或溯源共同記憶，經常也是形成認同的重要過程。

這是一個從音樂看見歷史；也是一個從音樂建構歷史的研究。從 **takoliyaw'ay a pangcah**（高寮的阿美族人）音樂的傳唱、記載與行動記述了高寮的部落歷史、生活變遷、祭典的復振；進而看見自我認同及族群界線的討論。「作為認同建構的有效語言，音樂在此可視為一種過程。透過研究的各種現象例子，我們將觀察音樂如何積極地參與各種不同層次認同（如：性別的、民族的、社會的與政治的…）之建構。音樂與權力之間相關性的問題，經常與認同問題緊密地結合。這仍是相

當吸引著我且相當有價值的一種面向與發展，啟發了我許多的反省與思考；將音樂看作一種社會活動的現象，甚至是一種手段與工具；藉由對音樂活動的考察，瞭解阿美族人如何透過音樂來達成不同層次的認同。

音樂除了可以記憶過去也可以反映持續發生變動的過程，同時也紀錄了自身認同持續的改變與適應。這樣的紀錄是當我們無法從文字的載述中尋求的時候，它早就已記取的部分，並作為族群認同重要的基礎與延續的依據。此外，在形塑、凝聚族群、部落集體的認同上，也是透過傳唱之中的內聚力得到了驗證。儘管是族人在社會上或是生活上的處境為何，是因為透過歌唱的場景將共同體的概念注入，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受到進一步的確認。在這樣的場景中，並不只是僅僅只是一種慰藉，而是每一個參與者用音樂的記憶來對自身文化的一種體認與追尋。**takuliyaw** 部落歷經時間、空間的改變，自教會進入、人口外流、漸漸又受到本土意識的重視、復振豐年祭等等。在這之間，音樂始終扮演著族人共生的關係，對於民族、社會、文化的認同也表現在音樂之中。成員間的凝聚力，是靠著日常生活的密集互動，更清楚的說，應是藉由音樂聚會的活動中從傳達共同的語言、文化，而建立出成員間的關係。使用這樣的傳唱機制，是一種具體在時間、空間轉換過程中，表現出族群內部主動性建構的主體意識。

因此，在形塑、凝聚族群、部落的集體認同上，族群文化的價值與規範是透過 **ilisin** 的展演而進行的，並且希望透過文化活動再度將部落的集體認同凝聚起來，於是在場內的所共有的規範制度，都可以說是一個在參與者與另一個參與者的彼此溝通、確認的場域，在每一段音樂的展演中就是一個連結的過程。同時，音樂當中所表現出的即是“部落一體”所代表的凝聚意含，因而年齡階級組織與老人權威在此成為族群認同的核心，族群文化的持續力。這樣認同所產生的共識，是一個共同營造的關係，而且是一種較能展現族人自主性的方式。從音樂活動中很容易讓參與者勾起許多共同的回憶、對於生命的相似感受，甚至激起集體性的認同，如同認同自己的部落、自己的族群、自身所處的位置、應該如何與他人之間形成共同的力量等等。這樣凝聚出來的集體認同，同時也是在一個與時俱進、不斷調整下所產生的，所以在場景裡的集體認同不僅是一種具有主動性的，在面對整個社會變遷的過程中，音樂傳唱中營造的集體認同更能夠成為族人面對社會的力量。

音樂始終扮演著一個重要的媒介，作為族群內部不斷自我認同自我累積的一種文化傳承，這樣的力量成為族人主動凝聚彼此的關鍵基礎，作為更為有力、準確的切入點與施力點。音樂與族群之間的感應與連結關係，是一種認同過程所形成的產物，而對於音樂中所隱藏的記憶、或者是意識，更是難以抹滅的，儘管社會變遷，在族人心中，這些音樂扣連著的，依然是當年的情景、情境與共同的期盼。音樂過程中所被訂定的規範來達到彼此間認同上的意義，我們可以說幾乎就是連結「過去」與「現在」可以將部落族人緊密結合的一種方式，並且產生共同的行動，建立一個共同理想的認同途徑。